橘黄醫談

上

Or
418
v.1

橘黄鑒談　上

橘黄醫談卷上

尾臺逸士超　著

醫藥之方、其来也尚矣、何者、以民生不可一日闕爲也、在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立利用厚生之道、又作禮樂刑政、所以使斯民保性命正風俗、終其天年者、可謂備且尽矣、然至疾疢横夭、禮樂刑政不可得而濟也、是医藥之所由作也、故雖小道也、其於性命、蓋莫切焉、是以雖夷蠻無道之邦、至医薬之方、各有法存焉、豈非其以尤切于民生乎、賈長沙曰、古之至人、不居朝廷、必隱於医卜、范文正

潤谷樓藏書印

公曰、達則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夫医小技也、雖然、民生安危存亡係焉、故自非君子人、焉得尚司命之任、以與化育之賛乎、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医、夫子之言、豈不信夫、

曹昭云、閉門看古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及出而用薬治病、知古今無方可用、斯言誠然、世之学医者、動輒謂吾方已備、吾術已熟、起死回生何難之有、既而猝遇危重困。之疾、方与術倶窮、茫洋不知所出、始知医之不易也、夫以書為御者、不尽馬之情、閉門看古方、越人按圖説燕耳、是以為医者、

雖学窺天人方具古今、非深智優才以出之、素習精錬以運之、能回之鬼藉者鮮矣、学者豈可不尽心乎、

張仲景、起於漢季医方敗壊之後、挺然超脱、時習博識前古之方法、躬親試之病者、而後載之簡策、以貽于後世、其方法簡明、言論精確、疾医之道、詳且尽矣、今之所傳、雖非舊物、苟去攙入訂錯落、就古言而覧之、則其挙脉症、以論陰陽表裏寒熱虚實、視之治法者、條理整齊、旨義明晰、洵済世之大典、也、在吾医門、宇宙間有一書、吾知其済万世不磨

滅也、豈不貴乎、

昔者、周之盛也、周公立官制、設医職、以療万民之疾、已有其職、則方法之備、益可知矣、如周禮之書、雖非無可疑、古言古義可得而概見矣、洎世降道衰、古法漸廢而邪術起焉、神仙長生之術、道家修養之法、混入吾医、陰陽五行、補虛益氣之說、充塞乎宇宙、風習漸移、雖卓絕之士、不能出其窠窟、殆二千年矣、及東洞先生、超脫從前之弊風、以闡明長沙之道、三代之遺術、得再行乎今日、實先生之力也、故予以為先生之功、不在于仲景之下者、

大己貴少彦名二神、如創医道、雖事屬渺茫、至史所録、足以徴、降臻中古、思邈孫氏之書、早傳于此、尚時医法、其詳不可知、而其道之盛、亦何容疑、保平以還、諸道陵遲、如吾医法殆近乎熄焉、慶元以来、奎運隆盛、無論儒流至方術之徒、俊才英物、彬々然踵跡而出、其術雖不能脱素霊難経穿明諸家之範圍、亦各有所發明、唯至長沙之術則未矣、獨吾東洞先生、負賢明離倫之才、奮厲激発、以興二千年湮没之道於散帙蠧簡之餘、出乎類、抜乎萃、優入長沙之堂奥、其著書之豐富、門葉之蕃滋、誰

渇嫂隆抗盛耶、真曠古之人傑也哉、東洞先生、負卓絶之資、屈起于百代之下、祖述越人、憲章仲景、排斥晋唐以来虚妄浮雑之論、以一新海内、其功不大乎、夫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焉、雖然非常者常人所異且懼也、故方其始也、莫不疑且怖以為狂妄、先生確乎立志、不憂世之異懼、而憂道之不明、不患人之不信、而患術之不精、黽勉不輟、遂開古医法之正路、它日道行于天下、良有以也、傳曰篤信好古守死善道、其先生之謂歟、

東洞先生曰、万病唯一毒、衆薬皆毒物、以毒攻毒、々去體安、始無益損於元氣、何補云乎哉、而世医好言補者、蓋重精之心使之也、彼豈不知補之無効哉、今夫世俗不知医、々曰補則喜、曰攻則懼、医而好言補者、是以容悦事人也、可恥之甚、医道之禍莫大於徼利、医道之訣莫先於守廉、戒之慎之、若有拈一補字以媚世者、非吾嗣也、非吾徒也、

又

曰、死生者命也、自天作之、其唯自天作之、医焉能死生之哉、故仁不能延、勇不能奪、智不能測、医不能救、唯因疾病致死、非命也、毒薬所能治已、蓋死

生者、医之所不與也、疾病者、医之所當治也、故余常曰、尽人事而待天命、苟人事之尽、豈得委於命乎、是故術之不明、方之不中、而致死者、非命矣、孰古之方、體今之病、能合仲景之規矩、死者命也、質諸鬼神、吾無愧爾、世医動輒預定其死生、彼其意謂、斃於吾手則害于名矣、間有一二中者、益信其臆不爽也、夫察声氣色、眡其死生、周官所命也、豈不可乎、雖然察之以臆、眡之以臆、使其生者、輒編之鬼籍、恝乎束手、以待其斃、是豈仁人之用心乎、故既眡其死、猶且尽吾術、以望其或生、古之道也、

然而不生、然後可謂命也已矣、唯重其名、故唯賑其死、不能忘死生於執刀圭間、所以惑也、唯重其仁、故唯賑其生、所以世医所謂死者、間有起者也、故曰、死生者、医之所不與也、

又曰、方者莫古於仲景、而仲景為傳方之人、非作方之人也、蓋身為長沙太守、博集群方、施之當時、以傳後世、而其書具存焉、故用古方者、先讀其書、方用可知、然後藥能可知也、未知方用、焉能知藥能乎、雖然、未知藥能、則方用亦不可知也、況方意不可解者、甚多矣、蓋雖仲景、亦或有不解者、雖則或

有不解者、而昔人所傳、既用有驗者、又奚容疑焉、降至千金外臺書、方劑不古者居多、其可取者不過數方而已、概多味者可疑矣、世有欲以數薬兼、治數症者、自謂無不中也、亦唯暗投瞑行也已、学者思諸、

又曰、医之處方也、隨證以移、惟其於同也、萬病一方、惟其於変也、一毒萬方、故鷄壅豕零時為帝也、堇及桔梗、互為宰也、奇乎正乎、從横取舍、医師之術也、世人善讀此語、治疾之道、思過半矣、

家大人嘗謂逸曰、疾医之道、易学而難精、易知而難

行、蓋其為道、平易簡明、純無駁雜奇異之方、亦無迂濶怪誕之法、故易学又易知也、雖然、苟非思慮深遠技術圓熟不暁死生者、不能與于此、是所以雖得難行也、可謂至言矣、

張仲景、吾道之鼻祖、百世所宗祀、而事蹟不明、殊為可憾焉、傷寒論序、署曰、長沙大守南陽張機、然後漢書三国志、并無傳、則不能無疑、且建安之时、劉表牧于荊州、僭偽稱制、自立官守、而不奉漢室之命者、十數年、漢不得復置大守也、加以其文亦多可疑者、是世医所以呶々聚訟也、以余觀之、如序

文之真贋、事蹟之顯晦、不必深論、唯善讀其遺策、沉研尋繹而有得、則萬病之治可運諸掌上焉、此之謂踐履之學、此之謂有用之學、

傷寒論自序、為後人假託無疑、而姑存之、亦足以為考據之餼羊矣、山田正診從千金方刪訂、又據医史、建安作建寧曰、建寧後漢靈帝年號、紀年紀以為年號也、医史曰、張機字仲景、後漢靈帝時、擧孝廉、官至長沙大守、由是觀之、舊本作建安者、蓋傳寫之訛已、若夫建安獻帝年號、與感往昔之文不合、又考後漢五行志、自建寧四年、至光和二年、相

去僅九年、大疫三流行、與所謂未十稔之文、合如符節、可見其稱傷寒者、果是天行疫疾無疑、否則未十稔之間、何以至於病且死若斯已甚乎、故千金方引小品方曰、傷寒是雅士之辭、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號耳、外臺天行門、亦引許仁則曰、此疾方家呼為傷寒、是也、李氏之說、雖難遽從、書以俟後攷、

山田正珍傷寒考、記張仲景事蹟、捜羅殆盡矣、然率好事之詭談、虛擬之詐說、徒足以供話柄耳、南陽府志載、張仲景先生祠墓記、募建張醫聖祠序、其

事、雖難尽信、亦足資于攷古、宜一覽焉、
仲景見王粲一事、皇甫謐何顒唱之於前、趙開美李濂和之於後、至今嘖々膾炙人口、然其事奇異不可信、蓋亦妄意推尊、欲神其技以傳世耳、太平廣記淵鑑類函、亦載此事、然二書之作、專以博收為務、固多不可信據者、至說郛所載虞汝明古琴疏則怪誕極矣、
仲景傷寒雜病論、當三国兵火之餘、殘缺失次、晋王叔和詮次以傳、然已非其舊物、顧其間微言大義斷乎必多矣、是蓋一大變也、自後分編改題、不一

而止、自宋以降、如林億校定成無已注解、徐鎔校刊、王三陽傷寒綱目、吳肖愚医統正脈、趙開美仲景全書、方九竜傷寒論條辨、喻嘉言尚論編、程郊清傷寒後條辨、張隱菴傷寒論集注、張路玉纘論、錢天来溯源集、王肯堂證治準繩、乾隆御纂医宗金鑑等、解釋論辨、其旨趣各不同、然要不過陰陽經絡栄衛府藏之説焉、蓋漢医之学、無不以素霊為根據、以此臨仲景之籍、其不得本旨、不亦宜乎、

山田正珍曰、仲景所著傷寒雑病論合十六巻、蓋主傷寒立論、附以雑病者也、然其書散佚不収矣、王

氏叔和得殘缺之餘、撰次以傳、林億等所謂翰林
学士王洙於蠹簡中得者、是也、其題曰金匱玉函
要略方者、後人推尊之美名耳、先是好事者分取
其傷寒部、董成十巻以行、乃今傷寒論是也、及林
億等校王洙所得之本、以其傷寒部大与傷寒論
同、而餘多缺略、故獨取其雜病以下校定、以成
三巻、乃今金匱要略是也、故金匱之與傷寒、本是
一書、所謂傷寒雜病論是也、王燾外臺秘要、金匱
之所載以為傷寒論者、亦由此已、其不云傷寒雜
病論者、省文乃爾、猶引千金要方、云千金、引病源

使論云病源類、亦以其主傷寒立論故也耳、

又曰、叔和之撰次傷寒論也、有釋原文者、有撰其說者、有以三四字若十餘字加入原文者、玉石磊砢淄澠溷淆、失其本色者、久矣、雖然觸類推例、參伍考之、文字雅俗、法方邪正、煥乎有差別、又何患其稽亂乎、是予之所以為刪定也、庶幾使來学不眩叔和之奸矣、

又曰、金匱要畧者、蓋雜病論之遺也、然為叔和撰壞、遂失真面目、其可信用者、十中之三四耳、

又曰、今之所傳傷寒論、不啻失仲景氏之舊、亦失叔

和之舊、脱簡衍文、紕謬錯乱、愈遠而愈失其真、至其甚、則有溷以雜病之文者、如大陽篇風濕條、少陰篇下利便膿血條、厥陰篇下利嘔噦諸條是也、所謂下利便膿血桃花湯主之、熱利下重白頭翁湯主之、皆今之痢病也、下利差後、至其年月日復発者、亦豈以傷寒言之乎、此類顚多、不可不擇也、

又

曰厥陰篇亡而不傳矣、叔和患其欽文、神以四章、所謂厥陰之為病消渴云々、厥陰中風云々、厥陰病欲解云々、厥陰渴欲飲水云々、是也、後人復患其淺畧、拾取其叡畧者、附以雜病之文、何以知其

然也、蓋厥陰者陰證之極、至深而至急者也、其文雖缺、以意推之、四肢厥逆、煩躁吐利、脉絶欲死者、固不俟言、如少陰篇所收呉茱萸湯通脉四逆湯証是也、而今厥陰云々四章、参一及此者、其非仲景之舊、可知也、玉函経、僅挙此四章、以充厥陰一篇、而不及下利嘔噦諸條、豈非叔和真面目乎、其下利有微熱以下至嘔噦等條、皆金匱之所載、非傷寒之文也、豈非後人拾取其散落者附以雜病之文乎、

又曰、辨脉法平脉法傷寒例辨発汗吐下篇並係叔

和之補入、

又曰、痙濕暍者、雜病也、不宜在傷寒部内、況金匱之所具備乎、

又曰、痙濕暍霍乱等、屬雜病者也、而傷寒論中、並收之、可見今之傷寒論、分取傷寒雜病論、以成編者也、

又曰、世有仲景全書玉函經者、其文与傷寒論大同小異、間有益于參考者、是亦古之好事者流、分取傷寒雜病論、以成編者已、林億等金匱要畧序曰、先校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宋史藝文志

曰、張仲景金匱玉函八巻、王叔和集、皆指此書而言、平安畑惟和字柳安者、著斥医断論此書曰、今坊間所刻玉函経、清陳世傑偽撰、以欺夫小子、余識之徒已、望三英医官玄稿亦曰、近歳有玉函出為、不能無疑、博雅君子自辨真贋、吁二子何疑玉函之甚、以上諸説是正珍融合前人之説、厠以自已所見者、其論甚佳、

山脇東洋、天資豪邁、学識深邃、傲然睥睨一世、痛斥晩近医学、著医則一篇、以古医道自任、予少時嘗読之、已知其為豪傑、頃者葵肥之暇、再取読之、益

歎才量之優学識之卓矣、以獨嘯庵跡跳、尚且推服其徳量、舌橋汗流、敬奉其教、亦足見東洋之韻度、

香川秀庵、負超抜之資、学医於後藤艮山、受学於伊藤東涯、唱儒医一本之説、著書数種、約餘医言尤為該洽、其辨破古今医法之偽妄、抉剔指撃不假餘力、議論痛快、足以啓廸後進矣、然其於仲景猶弁髦視之、曰無一書一人可祖述憲章、故不得不自吾作古、何自許之大過、今熟読其書、而专攻之於仲景之道、未有所契也、世見其齟雕傷寒雜病

論、以為實崇奉仲景者、以不究其說之帰宿耳、繼于東洞先生而起者、永富嘯庵山縣柳莊是其選也、其著作不啻文辭遒勁、立論風說多前人所未有、学者、善読其書、而究旨趣之所存、於処療之方、太有裨益、

獨嘯庵之為人、倜儻魁偉、以經世自任、如医業、固非本色、如漫遊雑記嚢語等、足以見其器局学術焉、天假之年、其造詣有不可測者、不幸早歿、惜哉、

獨嘯庵曰、学道志也、行医業也、不以志廃業、不為業弃志、〻孜々不絶、業不可不精焉、古之人有抱道

而隠於耕漁之間者、乃以其憂天下之心、為憂素耜不利之心、以其思人民之情、為思經営不密之情、居々然而畊、得々然而漁、然豈曽一日忘天下乎、故與夫乗風雲之會而顕其績、得水魚之遇而成其功者、其蹟雖異而其志則同矣、夫子不言乎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夫事迂於所不歴、昧於所不知、非徴之於已以自信者、悪得施之於人而能成乎、

又

曰、今世学古医道之徒、事師僅不過一二年、其中未有所得、飛錫帰家郷、偶遭遇頑境、痊得痼疾数

人、則振掉自豪以為人無復我加矣、遂侮弄甘遂巴豆、誤治誤人、躬隨迯遁、則還若老狗猫兒、垂首搖尾、乞憐於朝市之人、從前集毒之菜裏、翻為穀栄益氣之棲宅、何其無特操也、

又曰、凡百技始乎巧、終於拙、出乎思、入於不思、故巧思極則神妙、妙々則自然、々々者不可以巧思得、不可以歲月到、不可離巧思而得、不可外歲月而到、

又曰、世医動謂、傷寒論之於外邪、天下莫以尚焉、至于雜病則未必然、嗚呼卑々哉、夫傷寒有万病、万

病有傷寒、廻互參究、始可能治傷寒、亦始可能治万病、故傷寒之為書、極證之變化、以盡其治法、万病自顯列其中、乃雖雜病、亦豈有尚焉者乎、是以学者、苟能研究底蘊、一握驪珠於此中、則治術之大本自立、而千金外臺宋元遼明之瑣言家說、亦皆為我使用、猶正統一定則九夷八蠻悉奉其正朔也、

東洞先生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無取於医矣、如表裡為陰陽、上下為陰陽、猶可矣、至如朱丹溪陽有餘張介賓陰有餘之說、穿鑿甚矣、後人執兩家之、

中、以為得其所、ゝ謂子莫之中耳、其他如六經陰陽不可強為之説、非唯無益於治、反以惑人、学者思諸、

又曰、五行之説、已見虞書及洪範、下至漢儒讖言之、素問難經、欲由是以總天下之衆理、窮人身之百病、説之若符契然、雖然要皆論説之言已、今執其説、施之七術、則致謬千里、是吾黨所以不取也、後人増演其説、以誇窮理、可謂無用之徒也已、

又曰五運六気者、無験於病也、考司天在泉、推大過不及、定寒熱温涼、按主病試應脉者、無有其験、可

謂近矣、要是陰陽家之言、蓋取於疾病医乎、

縣周南曰、天純陽地純陰、人生中間稟中和之氣、所謂保合大和是也、人与天地殊也、不可論以阴阳、而無名則言不行、故姑假陰陽、以標其名已矣、実猶酒之於水穀、酒者水穀所成、而酒豈可以水穀論哉、

縣椰莊曰、易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陽、立地之道曰剛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義、夫陰陽者、天之極也、昔者聖人作易、畫奇以象天、畫耦以象地、於是乎有卦爻焉、於是乎有象焉、觀其所由者、唯是兩々相

判、有天斯有地、有生斯有死、左右向背、晝夜昏明、一統之陰与陽、有儀刑焉、有標準焉、以通幽明之故、以極死生之變、故言陰陽者、惟易爲至矣、及百家衆技之流與也、莫不藉以爲其説焉、而刀圭之術、素欲以視不可見、悃而識不可知、事託乎無有津涯、洋乎無有端緒、則亦不能不藉以爲其紀、而表裏內外、氣血府藏、緩急差劇、補瀉宣導、一以爲阳、一以爲陰、而後證可得而見焉、而後治可濟而施焉、是醫之所以藉陰陽也、至于素樞之書作也、專主張其説、旁及五運六氣九宮八風圖書法範、

讖緯星曆卦氣歳絡之類、無不取以為其説者、而為辨為辟、踳雜不可窮焉、是以後世医流唯理之窮、唯數之推、而區々終身於雕虫之役者、比々皆然、秦漢以來千有餘年、滔々不反、降及宋元、此弊益甚、自彼儒家之所修与道士之所崇、莫不悉存焉、而佛老申韓儀秦鄒收之所為、亦皆以為己任、而遂至自遺為治病之術、以格物窮理為事、何其愚之甚耶、夫道不同不相為謀、儒自儒、佛自佛、易自易、詩自詩、律正聲音、曆推歳氣、五運六氣、九宮八風、以窮天地之変、陰陽五行孤虚旺衰、以通造

化之妙、彼自有其道、而非竟不與焉、無已則五味五色除疾、養精、两之以九竅之変、参之以九藏之動、識砭以刺之、灸艾以焫之、使人無虧損天年、則医之能事畢矣、若夫天时寒燠、地氣燥濕、則其切於身者、固不待之理与数、而虚實冷熱疾痛痒痾、視之色、聞之聲、問之診之、観其所由然者、治療之法亦有餘矣、彼其俗子不知求諸此、乃営々習之、喋々辨之、無性執塵、亢顔自稱師匠、徒取媚黄口、致惑白俗、比賊夫人之子、而謂之済世之術、吾知其固不足以歯及也、夫然求播於公候之門、糊口

於閭里之間、吾謂之為蟊蠹、豈亦過刻哉、且夫素樞雖託言軒岐、其實成乎漢儒手、不可據者固多矣、然其時去古未遠、是以亦有古道存其中焉、八十一難、亦稍古、未可全廢也、二書之言擇而精之、亦有以為方技之一助、唯如夫運氣諸論、則於医事無有関係焉、一切廃之可也、

又曰、仲景傷寒論、以陰陽辨證治、本不道言受病淺深、後人不知、妄以六経為解、牽強傅會、遂失其本旨、蓋陰陽猶表裏也、有表之表、有表之裏、有裏之表、有裏之裏、又欲在其両間立淺深之中、則分為

六層、而大小陰陽々明厥陰、以為之紀耳、若以係六経乎、経絡乃節肉之分、有何表裡、有何淺深、且十二経者、其六在手、其六在足、而論所云者、特不分手足、後世乃言、傳足而不傳手、誠如其言乎、臟唯有脾肝腎、腑唯有膽胃膓胱、而膓之与心肺、何以在其所遺哉、凡仲景諸論間、有与素難異者、不論五行、不分、不辨藏象、不説榮衛、可見其自為一家也、且論以傷寒名者、以其最居多也、所載者不必止二病、自叔和編次之後、分裂無統、莠苗並収、如辨脉平脉傷寒例、乃其尤者也、而林億等、素不辨

医事、漫為膚淺之說、至使人有遺內之憾、逕亦甚矣、若夫王函方論、則亦益甚焉、而其部類病觸者、皆後人所摘取、而固非老洲之舊也、註家妄意併合、名為全書者、可謂鹵莽已、明人或纔知其非、稍加刪定者、見非不卓矣、然其所解、依然宋元之故習、要之以五十步、笑百步之類已、愈程諸子之辨、唯出入其間、至如夫本旨、則亦益遠矣、

又

曰、火氣為熱、水氣為寒、固不須辨也、後世以火熱為二物、其在藏也、曰肺火、曰肝火、曰胃火、曰命門火、曰虛火、曰痰火、曰鬱火、曰遊火、曰邪火、豈以其

煩渇者為火耶、將以其昏悶者為火耶、是唯軀中之滞氣沸欝使然者、謂之熱則尽矣、抑以其薫蒸者為火耶、將以其喜怒者為火耶、是亦造化之変態、激発使然者、謂之氣則備矣、亦何必須火字為哉、夫火之炎〻、唯就燥就乾、人身活血浸潤、達于四體、火將何由乎生、譬猶孚求苟有生氣者、固非火之可着也、況夫藏府外有血液、內有精汁、包以脂膜、火將何由乎着焉、然其閉藏固密、從包函夫一氣、則温潤有常、而無凝結渋滞之患、若其抑遏為変而怒踊不息、則奮迅不意、而為煩為燥為悶翕

〻発熱、熱〻出、汗、嘰噎嘔嗽、失精亡血、皆是邪気所使、而其状実如不可撲滅者也、然一旦開其壅、通其塞、而薫風至、煩熱漸退、則蔵府血精、雖微減耗、而筋骨皮肉、終無見一點餘燼矣、是其非実有火者、可見已、乃其鷙迅為変者、唯気之所使然者、亦何疑之有、譬如三伏之暑為盪砂礫金、裸袒不可勝者、亦唯太陽之気厳、謂之熱則可矣、謂之火則不可也、且夫冬日雪霜既繁、堅氷漸厚、加以北風、則其寒砭肌骨、実有不可耐者焉、而人在一室之内、塞戸牖之隙、被衾褥之厚、強令抑鬱其気、

則如蒸如浴、而汗亦決背矣、是豈火之所使然耶、亦皆一氣之薰蒸耳、是不啻人為然也、桜桃在窖、先時着花、麴蘗入庫、不日発黄、非日以曝之、非火以迫之、而能使之変其常者、何哉、以是一切帰火乎、雖五尺童子、亦必不為然也、故如疾有寒熱、亦唯斯氣之過不及耳、非藏府所係也、非水火所使也、大抵人身之与天地、肖則肖矣、然亦有異焉者、大小之分為爾、君謂天地所有人身亦皆具之、則夷狄禽獣虫魚草木、亦皆人之所有耶、故論天地者、固當能尽天地之有、論人事者、亦当能尽人事

之変、論人及天地、猶談井及海也、可謂無因之辨
矣、故張機之論方、惟曰熱不曰火、惟曰津液不曰
水、其能成一家、不爲時論所惑者、吾黨所以爲宗
也、

井上金峨曰、自伊物二公首唱復古、海内靡然嚮風、
雖小道亦必倣之、遂有廃陰陽排五行、去素靈諸
家、直講張仲景書者、動輒曰是非仲景之語也、夫
素靈固出於後人、而漢儒之学、原于陰陽五行、仲
景生於其後、烏知今所謂古学者乎、故有陰陽五
行之説、無害其爲仲景也、謂之仲景之誤則可、謂

之後人攙入則不可、且易説陰陽、書載五行、六氣見於左氏、豈與先天後天理氣體用無暫之説同乎、唯其於治病、無則置而不言、固其所已、至其謂之復古、則既無徴於前、後何所復之有、峨此言、詆東洞先生、甚矣、金峨之無忌憚也、清淂而辨之、夫金峨論医、未嘗学其術、未嘗履其実、欲以口説壓人、不亦過乎、凡百之道、知之易、淂之難、雖然其実言之微難矣何也、学而知之、知而行之、行而淂之、淂而後言之、其唯淂而後言之、故其言也信矣、難乎其言之、孔子曰、先行其事而後從之、又曰、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焉、又曰行之難矣、言之得無訒乎、今未学其道、未行其事、而嘵〻論之、訑〻辨之、金戯豈得無非鯉門之罪人乎、夫周易之陰陽、洪範之五行、是開物成務之道、利用厚生之教、固非爲医事発也、素樞之書、欲假重於神聖取信于後世、故高論陰陽五行之理、専説幽明之故死生之変、以誇燿吾道、其言巧而似乎是、其事違而戻乎実、先生所以排陰陽五行去素霊諸家者、蓋以此也、已而魏晋唐宋以至元明凡医家之所言、要万口一談、無能出其樊籬者、獨先生開大活眼、

立大議論、擯斥陰陽五行神虚益気之浮説、張皇仲景氏攻邪伐毒之実学、先生之深量遠識、豈曲学陋儒之所能窺知、多見其不知量也、

後漢桓帝元嘉元年、詔挙独行之士、涿郡崔寔至公車不對策而退、著政論、其略曰、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晋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救弊之理也、故聖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変、以為結縄之約可復理乱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経鳥伸雖延歴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続骨之膏、蓋

為医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乱之藥石也、徳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徳教除乱、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富哉言也、為与臧孫伍員之言為鼎足之論焉、崔寔与仲景同漢末人、其言亦若出于一口、可謂奇矣、蓋其時去古未遠、微言奥義有尚存焉、

者、按傷寒之名、早見于焦氏易林、其在歴史、此為始、熊経鳥伸見于荘子刻意篇淮南精神訓、又後漢書華佗傳、有熊経鴟顧之語、

蘇子瞻曰、薬能医病、不能養人、食能養人、不能医病、

信乎言也、夫攻疾以毒薬、養精以穀肉果菜、是古
之法言、雖有来者、誰渇易之、而葛陶以来達此義
者、寡〻乎無聞也、如蘇公此論、所希覯、可不敬乎、
懸周南曰、養生之説、本不与医相関也、医者聚毒薬
而愈疾、周礼所載可観矣、経傳諸子、間有言及医
者、未聞有這道者、編素問者、欲厚其本、始引道家
之言攙入焉、葛稚川陶隠居、其人元喜黄老、始隆
養生之説、養生者本於老荘〻〻、殊拵一般道理、
欲托此而保生命於乱世、山林隠逸之道也、非所
以施於人間也、鷄鳴起孜〻為善、在朝在野、曰不

給矣、何暇得悟澹虛無吹噓呼吸邪、雖然多病者得其説、而有所取舍、亦或有裨益、不可一概排斥、

東洞先生曰、藥者草木偏性者也、偏性之氣皆有毒、以此毒除彼毒耳、周礼曰、聚毒藥以供医事、又曰、以吾毒攻之、左傳曰、美疢弗如悪石、古語曰、毒藥苦口利於病、内経曰、毒藥攻邪、古者以藥為毒、可以知已、後世自道家之説混于疾医、以藥為補氣養生之物、不知其為逐邪驅病之設也、可謂失其本矣、甚則至有延齢老年還少不死等之説、庸愚信之、服煉服食、以誤其身者多矣、悲夫、

予嘗就儒門事親、抄出其立論確實者數十篇、就中拔其尤切于事實者五篇、以為曉色之標準、嗚呼子和氏以英邁之資、卓然唱三法於垂絶之世、可謂千古人豪矣、

張戴人曰、夫養生當論食補、治病當論藥攻、然聽者皆逆耳、以余言為怪、蓋議者嘗知補之為利、而不知補之為害也、余用補法則不然、取其氣之偏勝者、其不勝者自平矣、医之道損有餘、乃所以補其不足也、余雖用補、未嘗不以攻藥居其先、何也、蓋邪未去而不可言補、補之則適足資寇、故病蠲之

後莫若以五穀養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有旨哉其言之也

又曰人身不過表裏氣血不過虚実表実者裡必虚裡実者表必虚経実者絡必虚絡実者経必虚病之常也良工之治病也先治其実後治其虚亦有不治其虚時粗工之治病或治其虚或治其実有時而幸中有時而不中謬工之治病実ゝ虚ゝ其誤人之跡常著故可得而罪也惟庸工之治病純補其虚不敢治其実挙世皆曰平穏誤人而不尻其蹟渠亦自不敢省其過雖終老而不悔且曰吾

用補薬也、何罪焉、病人亦曰、彼以補薬補我、彼何罪焉、臨死而亦不知覚、夫粗工之与謬工、非不誤人、惟庸工誤人最深、以鯀湮洪水。知五行之道、夫補者、人之所喜也、攻者、人之所悪也、医者与其逆病人之心而見用、不若順病人之心以獲利也、豈復計病者之死生乎、嗚呼、世無真実、誰能別之、余今著此汗吐下三法之詮、所以該治病之法也、庶幾来者有所憑藉耳、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気也、邪気加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攬而留之可乎、雖愚

夫愚婦、皆知其不可也、及其聞攻則不悦、聞補則宗之、今之医者曰、当先固其元気、々々実、邪自去、世間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軽則傳久而自尽、頗甚則傳久而難已、更甚則暴死、若先論固其元気、以補剤補之、真気未勝而邪交馳横騖而不可制矣、今余論汗吐下三法、先論攻其邪、々去而元気自復也、况余之所論之法、識練日久、至精至熟、有得無失、所以敢為来者言也、謂風寒之邪、結搏皮膚之間、伏藏経絡之中、留而不去、或発疼痛走注、麻痺不仁及四肢腫痒拘攣、可汗而出、

風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湧而出之、寒湿固冷、熱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乃知聖人、止有三法、無第四法也、然則聖人不言補乎、曰蓋汗吐下以若草木治病者也、補者以穀肉果菜、養口體者也、夫穀肉果菜之属、猶君之德教也、汗吐下之属、猶君之刑罰也、故曰、德教興平之梁肉、刑罰治乱之薬石、若人無疾、梁肉而已、及其有病者、当誅伐有過、病之去也、梁肉補之、如世已治矣、刑措而不用、豈可薬石為補哉、必欲去大病、大療、非汗吐下末由也已、

又曰、下之攻病、人亦所悪聞也、然積聚陳莝于中、留結寒熱于内、留之則是耶、逐之則是耶、内経一書、惟以気血流通為貴、世俗庸工惟以閉塞為貴、又止知下之為瀉、又豈知内経之所謂下者乃所謂補也、陳莝去而腸胃潔、癥瘕尽而栄衛昌、不補之中、有真補存焉、然俗不信下之為補者、蓋庸工妄投下薬、当寒反熱、当熱反寒、未見微功、転成大害、使聰明之士、亦復不信者、此也、余嘗以大承気湯、改作調中湯、加以姜棗煎之、俗見姜棗、以為補脾胃而喜服、不知其中有大黄芒硝也、悪寒喜暖取

補、自古至今、天下皆然、此内経之法、抑屈而不伸者也、此薬治中満痞気不大便者、下五七行殊不困乏、次日必神清気快、膈空食進、内経曰、脾為之使、胃為之市、人之食飲、酸鹹甘苦、百種之味、雑湊于此、壅而不行、蕩其舊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況中州之人、食雑而不労者乎、中州之医、不若擣除倉廩、便陳莝積而不能去也、猶曰我善補、大罪也、此薬有奇功、皆謂服之便成傷害、乃好丹而非素者也、或言男子不可久瀉、婦人不可久吐、何妄論之甚也、可吐則吐、可下則下、豈問男女乎、若大

積大聚大病大秘大凋大堅下薬乃補薬也余嘗曰瀉法兼補法良以此夫

又曰夫一身猶一国也如尋邑百万圍昆陽此五実證也故蕭王親犯中原而篤戦如河内飢而又経火災此五虚証也故汲黯不避矯詔而発倉廩此可与達権知変者論不可与貪常嗜瑣者説也諺曰庸人誤天下庸工誤病人正一理也

又曰我方攻病豈欲常服哉疾去則止薬若果欲養元気五穀五肉五菜非上薬耶亦安在枯草死木之根荄哉

紀曉嵐曰、張從政宗河間劉守眞、用藥多寒凉、其汗吐下三法、當時已多異議、故書中辨謗之處爲多、丹溪朱震亨、亦譏其偏、後人遂并其書置之、然病情萬狀、各有所宜、當攻不攻、与當補不補、厥弊維均、偏執其法、固非、竟斥其法、亦非也、惟中間負氣求勝、不免過激、欲矯庸医恃補之失、或至過直、又傳其学者、不知察脈虚實、論病久漸、概以峻利施治、遂致爲世所藉口、要之未明從正本意耳、余謂從正負氣求勝、故其議論不免過激過直、然立千古未曾有之言、以別開生面者、宇宙間纔有幾、孫

一奎曰、戴人不尚以攻撃蒙譏、斯言信矣、
丹波元簡曰、初学診脈之際、心以為弦則如弦、既又以為緊則如緊、除浮沉小大滑濇等之外、皆為両、譬之静坐聞鶺鴒声、心認脱布袴而聴之、則莫聞而不脱布袴、認徳不孤而聴之、則莫聞而不徳不孤、蓋心預有所期也、然言実為世医之針砭矣、蓋今之言脈者、雖称差手宿匠者、尚恐未免然弊也、豈特初学而已乎哉、
縣周南曰、臓腑之不可究論、猶造化之不可窺測矣、如五臓配五行、無論心肺、若中黄以徴脾土、筋青

以徵肝木較爲近焉然獸中黑禽矢白魚骨有白

有青凡羽毛鱗从之之彩色澤豈皆究其理而得

其説乎大抵造化之妙非人智之所知於宇宙之

不可測識古人大概立綱目以爲標識而已得筌

爲魚者安知其真乎

東洞先生曰周禮曰參之以九藏之動而不分腑也

仲景未嘗論矣無益於治病也傷寒論中適有之

然非仲景之口氣疑後人攙入也夫漢以降以五

行配之以相克推病且曰腎有二曰臟五而腑六

曰臟六而腑五曰有命門有心包有三焦其説弗

縣

嘗堅白、要皆非治疾之用矣、
析荘曰、五臟之目、曰心、曰肺、曰脾、曰腎、曰肝、医家
槩以爲正、而月令云經亦援焉、但其五味五形所
主校之管子、則有徑庭、固非一定説、文子、淮南子、
則以膽爲臟、乃云心爲之主、後世亦有據此説者、
焉、唯人習聞素樞之言、故不復擬之齒牙、以余觀
之、二子之言稍近于理矣、

又

曰、九臟之目、鄭玄、韋昭、其説指掌、蓋古者無分藏
府、人身中所有、其中亦皆有所藏者、直謂爲臓耳、
至有五藏六府之説、遂分爲陰陽、爲清濁、爲先天

後天之象爲、而九臟之言亦有不可廢者、於是旁及外形、以耳目鼻口充其數、素問所謂、神藏五、形藏四、是也、夫臟以有所藏、故謂之藏、而以七竅充之、固非其所也、而亦云眼五臟華之、其它孔竅皆内系之五臟、其言之無端緒、而矛盾相乖者如此、且也周孔云、兩之以九竅、參之以九臟者、若以耳目爲臟乎、何須更曰九臟、後人不能読古書、妄襲然不辨臭腐者、數亦如此、其不取笑於周人、可謂幸已、

又曰、古人注經傳者、專有相傳之訛、其餘則訓詁而

已、聖人亦於其所不知者、蓋闕如也、無它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後世不然、剔之扶之、不獲不置、格物窮理之教、宋元為已甚矣、醫家亦尚焉、凡素樞、八十一難、以至脈經本草病論、方書之言、字々句々、皆要有理、牽強附會、縱橫還也、乃至於損益原文以達其意、非誣則妄、使岐軒越人復起、必將先訴其寃焉、古語有之曰、使藏府能言、医師色如土、前人既為然、而今也風波之人、縱令土也可得入、亦曷所免罪耶、窮理之弊、噫亦至于是哉、

東洞先生曰、世之好言理者、必物推事窮、至其所不

通鑑以証之、蓋理本非可悪者也、悪其鑿焉耳、故雖口能説百病之理、而難其治者、為其鑿也、夫理無定準、疾有定證、豈可以無定準之理、臨有定證之疾哉、故吾黨論其已然者、不論未然者、又不論其所以然者、蓋事理相依不離者也、故事為而濟之、理黙而識之、

又

曰、医意之説一出、而世之狡児以為口実、曰医之道唯意以推之、何必読書受業而後為之邪、吁妄哉陋哉、豈可与言道哉、蓋医之為道、自有一定法、何鑿推妄行之為、其如是也、不由規矩以擬方圓、

不用繩墨而置曲直、豈得不差乎、学者思諸、
後漢郭玉、和帝時、爲大医丞、多有効應、性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尽心力而医療、曰、医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氣用巧、鍼石之間、毫毛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又唐許胤宗善医、或勸其著書、荅曰、医者意也、思慮精則得之、吾意之所解、口不能宣、脉之妙處、不可虚傳、著方劑終無益、自是以降、人皆以二家之言、爲医術之要旨、動輙曰、医者意也、何必読書受業之爲哉、不知、郭玉語鍼治、胤宗談脉理矣、近来稱借周漢之方

法者、或亦奉其言、豈不左乎、夫医之為術也、死生係焉、至理存焉、苟用意不精、何以為医、然有道有法、豈特意而已、若不率先賢之道術、不由古哲之方法、特任心意、逞臆想、以蓋病、徵何其不殘生靈者、王仲任曰、昔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学不見大道也、医無方術、云吾能治疾、問之何用治病、曰以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経学、曰吾能治民、問之、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医無方術、以心意治病、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因是觀之、医之言心意、未必叛于鄭

王也、而其妄自可知矣、

凡意之處事業、六藝兵法以至瑣術小技、非心意思慮何以能成之乎、雖然其事各有道而傳焉、其業各有法而存焉、是故不遵其道不履其法、直任一己之意、能致其業者、未之有也、医学亦然、苟欲精其技術、尚由古訓以修之、修之而得諸己、則意生乎其中矣、是聖賢所以執物而垂教也、故事不由古訓、而其不落恣意妄臆者、幾希矣、孔子曰、思而不学則殆、又曰、不如学也、学者可不深思乎、

世医篤信子華子医者理也、理者意也之説、余獨疑、

其不似古言、何者、如諸曰天者理也、心者理也、道
者理也、礼者理也、宋儒所家談戸説也、子華子亦
好言理、以對道對情對義對事、遂至謂医者理也
理者意也、不亦鑿乎、其文雖彫模擬古樸、決非周
代之筆、并子政序、贋作無疑、其成于趙宋也、斷乎
明矣、往年侍綾瀬先生、与社友評隲諸子、論及子
華子、異見蠭起、衆議鼎沸、終無定決、余舉所嘗持
論質諸先生、々々曰、汝言是、子華子、全出宋人説
託、故彼邦有識之士、皆唾棄不取、特遺二十九子
品彙中尚收録、所謂不幸而傳者、而陋儒奉之、為

道德存養之至要、庸医信以為摂生治療之奥旨、勒靳曰、医者理也、理者意也、豈非為野狐禅所魅者邪、満生赧然、後得古今偽書考、讀之、益喜鄙説之不謬、而先生之言有明徴也、因記于此、陳直齋曰、考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蓋依托也、家語有孔子遇程子仮蓋之事、而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与孔子不同時、莊子固寓言而家語亦未可考信、當出近世綴言之流、為此以玩世耳、周氏渉華曰、子華子所著劉向序者、文字淺陋不類向、晁子止曰、多用王氏字説、謬誤淺陋、殆

元豊以後挙子所尚耳、胡元瑞曰、此必宋人雄程名本者所尚、先儒所論、蓋如斯、嗚呼寳鑑高懸、妖魔無所逃形、豈不痛快乎、古人有言曰、尚医者在讀医書、讀而不能為医者、有矣、未有不讀而能為医者也、豈特医書之読已云乎、

孫子遜曰、凡小兒始生、肌膚未成、不可暖衣、々々則令筋骨緩弱、宜時見風日、若都不見風日、則令肌膚脆軟、便中傷、當以故絮衣之、勿用新綿也、凡天和暖無風之時、令母將兒於日中嬉戯、數見風日、則血凝氣剛、肌肉牢密、堪耐風寒、不致疾病、若

常藏在幃帳之中、重衣温暖、譬於陰地之草木不見風日、脆軟不堪風寒也、

又曰、小兒不能哺乳、當与四味紫丸下之、小兒始生、々氣尚盛、但有微惡則須下之、必無所損、及其愈病、則致深益、若不時下、則成大疾、々成則難治矣、凡下四味紫丸最善、雖下不損人、足以去疾、又曰、小兒冬月下無所畏、夏月下難愈、然有病者、不可不下、

楊士瀛曰、凡臍風撮口、臍風、撮口、鎖肚、噤口、鵝腸撮口、卵疝、撮口、皆由胎結于腸胃、閉不得通、腹中滿

脹、肚上青筋、撮口不乳、症候甚急、用驚圓子利之、
總通、疾去、兒和、用者敬信而已、

陳復正曰、小兒変蒸発熱不解、并挾傷寒温壯、汗後熱
不歇、及腹中有痰癖、哺乳不進則吐哯、食癎先寒
後熱、以驚圓下之、

王碩曰、名医云、小兒哺乳不節、化為痰癖、痰滿則搐、
日久為癎、慎勿以驚薬投之、宜毎日随兒大小以
驚圓与之、一以消乳食、使痰気随下、其症自然磨
退、良妙、此薬固是小兒之妙薬、余以此治大人、因
滞吐症、極効、又一切癎疾、亦先服数十圓然後治

痢、衣切当、

張戴人曰、小児初生之時、腸胃綿脆、易飢易飽、易虚易実、易寒易熱、又曰、今之人養稺子、当正夏時、以綿挟裹、臘日不下懐、人気相蒸、見天稍寒、即封閉密室、毯氈下幕、燒炕紅爐、使微寒不入、大煖不泄、雖衰老之人、尚猶不可、况純陽之小児乎、君子当居密室、亦不当如然之大煖也、王符潜夫論曰、嬰児之病、起傷於飽也、今人養稺子、不察腸胃所容幾何、但聞一聲哭、将謂飢號、急以潼乳納之、児口豈復知量、不吐不已、及稍能食、應口輒與、夫小児

初生則無伎倆、惟能號泣為務良耳、此二者、乃百病之源也、嗚呼五子之論、実可謂育幼之善法也矣、

東洞先生曰、初誕之法、務去胎毒為主、且不早与乳可也、二三日為度、若早与之、其毒難去、如朱蜜茯苓五香等、何毒之逐、不用而可、至其有病者、莫令綿延、須急攻之、今人動輙謂人之稟性古今自有厚薄、今也薄矣、故不勝攻撃也、宜補之、悪是何言哉、夫人者与天地参焉、天不裂地不壊、何啻人之異哉、雖草木亦然、以今之薬攻今之疾、何畏怖之

有、

又曰、痘疹之證、古籍不槪見焉、東漢初、始有之、本邦則　聖武帝時云、蓋天地人物、無古今一也、豈古有之者、無于今、今有之者、無于古哉、意者自古有之、不傳其名已、其為病也、所與雜病無異矣、治法亦以除毒排膿為主、如補瀉二法、則不知者之所立耳、蓋凡毒酷而死者也、未見毒盡而斃者也、其斃者、酷毒壅塞之所致也、医其詳諸、

痘疹之為胎毒、其論尚矣、以其生涯一患無再染、謂識毒為疫氣所鼓動而發者、理或然也、惟其於治

方、以隨脉證、為矩矱、胎毒之与否、非所拘也、順痘平痘、無疾、苦者、唯調攝可、若逆痘難痘、荷毒為虐者、安危係乎呼吸、死生判乎晌晩、非峻劇之劑難共争鋒也、且自初熱而見標、而起壯灌漿、其逐次之手段、機変之應制、自非敏達之士、難乎其能之也、

嬰孩之諸患、係蛔虫多矣、蓋以平日飽暖過度、且偏食甘脆、蛔之所以生也、如吐瀉腹痛驚癇痱癖痘瘡等、多為蛔虫所擾亂、以致危劇者、但其證候雖変幻百端、比之大人、輕易診得耳、

蛔
之為虫、自名洲而論矣、蓋喜啖甘肥膏粱腥羶、或
耽麴糵、是以腸胃鬱蒸、蛔之所以生也、其為症多
面色痿黄、悪心吐沫、心腹刺痛、乙為移動、或悪聞
食饐臭、或吐清水、或咽喉如有炙臠、脉結濇、若緊
細者、又小児間有好啖土炭茶蔦等者、是其候而
易知者也、又傷寒心煩懊憹厥逆飢惕嘔噦、及痢
疾嘔逆不食霍乱腹痛厥冷黄胖嘈囃、反胃痞悶、
労瘵吐涎、妊娠悪阻胎産血暈嘔逆等労心煩大
病後鬱悶不能眠、或平素心下妨悶、項背強急者、
或毎寐発噫噯等、挾蛔虫者、多矣、諸如此證、診候

不精到、何以得其情狀而救之乎、嗚呼吾道之要妙、談何容易、学者宜研精、

古来治蛔之方、多矣、然其所用、粉錫、烏梅、蜀椒、苦楝、蕪荑、巴豆、軽粉、乾漆、雄黄、使君子、蘆薈、隺虱、雷丸之類耳、未見用鷓鴣菜者、諸家本艸亦并不載之、東璧綱目、稱博採、尚遺不收、獨何喬遠閩書、巻百五十南産志部中、始載之、乃知此物唯生于南海、而它處不産之、是以世之知之者、鮮而且少也、我邦自古、為去胎毒治蛔虫要薬也、夫蛔之為患、比之古為尤甚、而鷓鴣菜之効、非它薬所能及也、嗚

呼、天之生物而利人、無所不至、豈不奇乎、
生産者婦人之常、故如平産順娩、惟保護以任其自
然、不藥而可也、若夫、横逆険難、及有疾病者、有死
生迅速不旋踵者、苟非究手術之変曲、審藥剤之
處置、以為之治、不能起死回生也、是故産蓐之術、
医家尤當講究熟錬焉、
治験之録、淳乎意為之嚆矢焉、蓋詔問之不可辭、於
義亦無不可也、今也庸凡陋劣之徒、偶然自居玉
手之列、叨弄虚文、以衒耀其術、救急濟危、銜口而
発、醜婦倣顰、不知受大方之謬笑也、余覧獨嘯庵

漫遊雑記、毎〻記失醫誤治之過、可謂淳于君子矣、近世之医、殊多誇譸、絶不見此等之人、

橘黄、醫談巻上 畢